

鸭绿江文丛

走 远 了 夕 阳

徜徉
著



72
2-2

大连出版社

走远了夕阳

徜 徉 著

大连出版社

主编 于喜元 包泉万 李恒茂

走远了夕阳

稿祥 著

大连出版社出版 新华书店经销
(大连市西岗区长白街12号) 邮编 116011
凤城市报社印刷厂印刷

*

开本:787×1092 1/32 字数:1200千字 印张:56
1997年7月第1版 1997年7月第1次印刷
印数:1—500册

*

责任编辑:于喜元 责任校对:群光 封面设计:胡水清

ISBN 7-80612-453-5/I·67

定价:132元

序

包泉万

作者徜徉是我的同道和朋友。我们相识十多年，一直书来信往，彼此鼓励，情谊弥笃。这在我个人的生活中，已成为一条赏心悦目的风景线。正如鲁迅先生所云：

人生得一知己足矣，

斯世当以同怀视之。

徜徉信如其人，文亦如其人，荃而萃之，其人宛在。他的多数作品，写得平实、深沉、凝练而厚重。无论是小说还是散文，都具有浓郁的沧桑感和命运感。读罢令人掩卷沉思，唏嘘感喟。作为颇多曲折经历又偏爱自创戏剧生活的作家，他善于在历史的变迁中把握人物命运，在人物的升沉际遇中体现时代风云。绝无花里胡哨的空灵和不着边际的高蹈，而是沉着、冷静地直面现实、直面人生。甚至不乏椎心刺骨的鲜血和啼饥号寒的眼泪。而在对于生活的严肃的审视之中，和对于人物悲欢离合的扫描之中，却又倾注着人文的关怀和道义的同情；渗透着个人对社会人生的理解和感悟。其中，既有光风霁月的明媚和亮丽，也有春寒料峭的阴冷和潮湿。表现出作家强烈的历史

感和使命感。

对于文学创作，徜徉是认真、执著、痴情的，他深知创作是艰苦的，也是微妙的，只有全身心的投入，才能触摸到它的心跳。不可“玩文学”，“玩文学”既坑害了自己，也坑害了别人。不过，正由于全身心的投入，强调表述真情实感，有的篇章失之于高屋建瓴的整体设计；在展示社会背景和历史画面时，有的篇章滞于散文化、杂文化的冗赘。当然，他是清醒的，他在努力学习，向社会学习，向已有的文化艺术学习，积累生活、积累感受、积累艺术、积累灵悟，企盼在薄暮中，展望朦胧的遥远。

徜徉已年逾花甲，仍然勤奋创作，笔耕不辍，成绩斐然，令人感佩。我认为，一个人的能力有大小，只要有这么一种孜孜以求、锲而不舍的精神，总会有所收获，取得某种成功，实现自己的人生追求。

衷心地祝愿徜徉，能在迷离夕照中，揩去沟沟坎坎的汗水，露出些微有声有色的笑容。

1997年5月22日

于鸭绿江畔

目 录

倪大姑.....	1
蒸小燕	10
小樱桃	14
荣燕	21
“后遗症”终结连理枝	30
永久的悔	39
“留得残荷听雨声”	48
荷包	73
蓝月	83
走远了夕阳	95
阿琴.....	110
教授——个体户.....	116
站功·走功.....	120
恐震病患者.....	128
且听下回分解.....	133
“大灰羊”.....	141
牛狗轶事.....	151
跑城.....	159

枣木拐.....	164
积德.....	174
孤老太太.....	178
风雨叩心扉.....	183
谁是他,他是谁	196
后记.....	208

倪大姑

“石屏老师，听说你身体不熨贴，我特意来看看你。”这突如其来的话，打醒了我闭目沉思的乡愁。睁眼一看，跟前站着一位个子不高、胖乎乎的老女人。我从来不认识这人，我先是惊讶，不过出于礼貌继而也便随和地打着招呼。

我苦笑着定睛看她，她近 60 岁的样子，脸凝固着笑，给人以憨厚的感觉。她的衣服袖口补得很板净，扎着白围裙。在我的记忆里，以后每见到她，无一例外地都扎着白围裙。她仿佛一天到晚都在忙碌着。

迟疑片刻，我说：“谢谢你来看我。我是有病，更是想家。”

“想家容易坏了你的心情，而病与心情有关。依我看，人到哪里，是命定的，人定不如天定。要想开些，先治好病再说。唉，你听我，酷暑喝凉水不牙痛。”她无可奈何地笑笑，又说，“以后有什么事找我吧。晚饭后，我来领你到我家站站，散散心。”

她走后，我想，她是怎样知道我的呢？

我高校毕业后，分配到大西南的一所大学任教。当时正盛行教育革命试验，很多套路打乱了，上课以座谈讨论为主，一般不用教师多讲。也赶火候，不久即进入生产救灾时期，吃不饱，不上课正好，免得多丧失热量。为了吃饱，各想各的办法。

有家有口的，大人孩子拼到一起，利用锅盆碗灶，煮上稀的加上杂七杂八的菜，再分点干的，凑付过日还算好办。就怕象我这样的独身一人，没有炊具，在食堂里硬啃那低定量。在大学期间我是系篮球队员，专打后卫，劲满足，一场球赛不用换人，下来后略有倦意，只要一休息就复原了。不用说饭量也大。可想而知遇到生产救灾就羸弱了。有时肚子饿得猫咬狗啃似的难受。加上我来到大西南，水土不服，皮肤突起一片片米粒大小的疙瘩，继而突起制服扣子般大的疙瘩，医生说是荨麻疹，俗名鬼疹疙瘩。后来又转为拉肚子，一天跑好几次厕所，有时能拉出圆囫的米粒来。有时肠子里本没有什么东西了，也久久蹲在厕所里。面对窘境，便会时时考虑人生，作为异乡的异客的我，特别怀念我北方故乡的丘陵和平原了，还有那晶明的天空和透明的空气。叹息异乡的太阳天少，雾露、阴雨天多。看到枕头都长翳毛，心里不觉发麻，身体越发不适应了。我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这次雨一连下了半个月。我坐在走廊里，白天黑夜看着外面的雨帘，坐立不安，情绪悒郁，睡不着觉。因而也便更想念北方的太阳北方的故乡了。

于是老女人的出现以及她诚恳的话，自然带给我一丝温暖。我好奇地问别人她是谁？别人告我，人皆称她倪大姑。

原来，这学校还沿袭下来一个习惯，每个系差不多都有个闲散人在宿舍区走动。这些人多是中、老年的男人或女人。他们根本不拿工资，所以跟过去的“工友”、“校役”之类不同。倪大姑就是这样一个人。当学生需要拆洗被子时找她，她代拆、代洗、代缝。她也帮同学纳袜底、缝鞋垫、织毛活及干其他

零碎活。她干的营生干净利落。而她索取报酬极少。同学送一包点心、几角钱就行啦。她没有别的收入，就依靠这点微薄所得度日。也撑不着，也饿不着。这与其说是交易、交换，不如说是一种感情、一片爱心。她是个孤寡人。谁个也不知她过多的情况。谁也没有兴趣想多知道她的家史和来历。我琢磨她所以找我，一定是有人指点了她。她大发慈悲之心，来帮助、安慰我这个客居异乡的病人。

倪大姑晚上果真来了。我由于性格孤独，加上身居异乡处境灰冷，不愿与外人交往，表现十分被动，矜持。她一再苦口婆心说服，我不得已跟她走了。

沿着沟边小道，转过几条胡同，就到了她的家。她的家里是一大通间的竹制简屋，四壁透风，屋内有一张大型木床，上挂一张干净但旧得不能再旧的蚊帐。这不知是用多少年的木床和蚊帐了，可能要陪伴她的一生。在床旁放一个旧箱子，一个旧方桌，一个旧碗柜。门口一个煤球炉子。屋前不远处是一条去乡间的公路，路牙子下有一小水流下水道，浑水也倒在那里，时时有一股说不清的杂味儿钻鼻子。

我俩坐在门前的竹凳上。看着天上早来的星斗。话便一来一往地开始了。不过初次说的，多半是些似冷不冷、似热不热、贴不紧、糊不住、缝不严的话，一锅没豆的稀饭。夜深了，我要走了。她注视了一下我的眼，诚恳地说：“有了脏衣服，我给你洗。有什么事，找我吧。”

以后倪大姑常到我的住处看我，我也常到她那里去聊天。我从没见过有什么人跟她来往，可见她是个孤独的人。

有一次倪大姑说：“听说你们北方人不爱吃大米、爱吃面食。那好，到我那里吃烩面吧。”

于是我拿出二斤食堂细粮票，交给了她。她到食堂取出二斤白面，叫我一起到她的家里。让我坐下。她按堆座倒出三分之二白面，合上水，调匀，撒起，擀起来，边擀边说：“剩下的那些，再次做给你吃好吗？”我自然地点点头。一会儿，她擀出来了，好粗啊，但又不一样粗、也不一样扁，谈不上是井井有条，比建国初期北京西什库一带饭摊上的钢丝面条更没有规律。可见倪大姑擀面条的手艺，还不够精巧，擀不出那种韭菜扁、黄瓜须、长菊花瓣等的宽心面、银丝面来。她擀面条时，自始至终，我在旁边欣赏着。

突然，她红了一阵脸，慢条斯里地跟我讲：“在外地工作的青年人，常会想家，如果能找个合适的女娃儿交交朋友，对劲了，再娶为妻，就会好好地、甘心情愿地落脚生根的。石屏老师，你说呢？”

这些日子我虽没问她的身世。但她却知道了我的不少情况。她知道我还没结婚，也没有女朋友。不过，我对她的这番开导的话并未表态。此刻她发现煤球炉子灭了，很后悔忘记了炉子，喊道，“银妹”。

只听“唉”了一声，从隔过两个门面的西邻翩跹来一个姑娘。她十八、九岁的样子，白皙的脸上有丰润的光泽，双眼皮、口如小花、酒窝不长在酒窝的地方，比一般的偏高，簇拥着眼睛，眼睛里堆积着许多感情的东西，让人猜不出意味的东西，大辫子垂到背后，说话时露出两排很整齐的糯米牙，扎着绿地

白花围裙，赤脚穿着红花鞋。她朝我点了点头，回问：“倪大姑，要我给你拎水吗？”

“不，银妹，来给我生炉子。”倪大姑语气直爽而亲切。

银妹又朝我点点头，说：“来了一位先生。”转身就去生炉子了。她的身姿是轻盈的，动作也是轻盈的。一会儿浓烟如柱，再一会儿火苗上来了。看看她，眼角上湿乎乎的，是被烟呛的。“倪大姑，炉子生着了。”银妹说着笑着，再对我点点头走开了。我被她迷住了。心想，“美女在民间”，这句俗话真不假。

倪大姑开始煮面条。这就是她说的“烩面”了。面条煮好后，她盛满两大碗。我看那碗里活象是盘在一起的杂乱无章的蚯蚓，立刻病态反映，喉头感到一股恶心。她问我要不要辣椒面。我告诉她有病不敢吃那个。她端给我一大碗。她在自己碗里撒下了不少辣椒面。

这刻上，银妹走来，她故意不看我，递给我两头大蒜，笑笑说：“听说先生那儿喜欢生吃大葱大蒜，这，你吃吧。”我谢谢她的心细，并邀她一起吃烩面。她说：“要不得！”小跑步离开了。

我就着几瓣蒜，好歹制止了恶心，慢慢地吃了一大碗面条，这当儿看倪大姑已满脸冒汗了。

倪大姑开始介绍银妹。她家祖辈是篾匠。临到父、母这辈，加上银妹一家三口，仍是编筐编篓，编些小家具，维持生计。也倒有些积蓄。银妹因照顾父母上完初中就罢了，文化显浅了些，只能给自家的收支记帐。倪大姑用征询的语气问：“改日，我领你到她家里看看怎样？石屏老师，愿去吗？”

我走在回归的路上，想刚才发生的一切，朦胧地觉得倪大

姑在精心安排一件事。试探我。当然她是为我好。她是好心。她想介绍银妹给我做朋友。安抚我这个客居异乡的病人。银妹天生自然的美也确实动人迷人，好几天，我的思绪很乱。

隔了些日子，我又到倪大姑家里。她开门见山地问我：“石屏老师，你看银妹挺好吧，挺漂亮吧，谁都说她漂亮，不少男娃儿介绍给她，她都不点头。银妹说她在等一个人。这些日子，她看到你，就问有关你的情况，她说你很好，知道你是个病人，仍说你很好。不知你觉得她怎样，可交个朋友吗？石屏老师，如果你有意，我领你到她家里看看。”

她的话很使我感到突然，细想想也便不感到突然了。在人生的关键时刻，谁不为人间的真情而深深感动。我思索着，静听着她的话。“她说她可以治好你的病，而且让你这外地人不想家。真是有心的姑娘。”说到此，倪大姑开心地笑了。我一时还难理解这话中的过节和力量。一直到几十年后，人生阅历逐渐多了，才略懂话中真谛，“银妹，谢谢你给我的爱。”

说话间，看银妹象燕子一样在门前翩跹过两次。

我木呆着，忘记了自己的表情。只是暗暗自慰，在人生的危难之际，竟有这样一位知音。她的同情和怜悯是发自内心的，是真实的，是可靠的，是可敬的。她不是一个情场的赌徒，她不期待和希冀我别的。而是自愿承担苦难和奉献心灵。我直到今天也认为同情和怜悯是极其高贵的情感，而对贬抑同情和怜悯的言论，绝不致全然苟同。其实同情和怜悯有什么不好呢，同情和怜悯需要心灵的牺牲，人间如果多有点这种高贵的情感，岂不自然少一些不正常的事情发生。不用说，在爱情

上，同情和怜悯经常是成功的导线和基础。然而，无论如何也得承认银妹对未来是考虑不多的、不全面的，诸如：人生道路的坎坷和艰难，社会生活的复杂和多变……当然她的优点和缺点都包括在这真诚的单纯里了。

“美女在民间”，银妹是很美的，她的美她的情是我一生都难忘的。我呢，我可以轻而易举地猎取这暂时的“慰安”，这民间的美女。然而我知道我自己是靠不住的，没有足够的财力，没有相当的权力，一个在饥饿中，在大病中、在思乡的痴情中、在为生存而挣扎中，一切都无望了，一切都变得淡了。如果为了解脱暂时的苦涩，而践踏了“神圣”，将会随着时过境迁，而积累更多的痛苦，承载一个沉重的十字架。一个形同枯槁的人，头脑尚属清醒的人，我不该害银妹。何况银妹也抵消不了我对故乡的思念。

“一个老掉向（走路时迷失方向）的人，是不会在这里住久的。一个水土不服的人很难适应这里的一切，我不会在这里住久的，我一定得回去。否则，我在这里活不长。这样，不用说，我不会给银妹什么好日月。请早一点告诉银妹，多谢她的好心肠。”这不是理由的理由，勉强作为理由。说编造也可，说确是实情也可。

倪大姑仿佛早料到我会有一种冠冕堂皇的回答，停了一停，沉吟着说：“银妹确实心里有数，早说那是不行的，不可能的。你文化高，她文化低，话说不到一起。再说南北风俗人情也不同，一个锅里搅马勺有难处。可见她等的那个人，并不是你。缘浅，无缘。谁跟谁亲是一定的。不过，我太傻，觉得不这

样做，就是对你不关心。”

“感谢倪大姑的好心。我不是故意不依你。我是太想家了。如果在这里找了对象，就会绑住了我的腿，回不了家乡了。何况银妹是独生女，离开父母跟我走，也不好办。”这个理由倒比较实际，不过我说话也太直露了。

以后，我病更重了。也没再到倪大姑家。不久，部门准许我回故里养病，并同意我调回故乡工作。临走之前，倪大姑蹒跚地送来上次剩面做的一大碗面条，和那天银妹送的尚未吃完的大蒜。她似乎不象过去那样爱说话了，没说几句话就流泪了，眼含泪花只是看我。沉重的别情，使我吃不下面条，自然也未能吃蒜。

此刻，银妹跑来了，银妹手里拎着竹竿子，银妹将竹竿子捧给了我，说：“先生，这，路上用得着。”说罢她掩面转身走了。我猜她是哭了，而不愿叫我看见。谢谢你银妹，谢谢你善良的心。

我身体十分虚弱，路上确实需要一根竹竿子时做支撑。当我拄上和祥林嫂那支差不多的竹竿子走的时候，倪大姑吞吞吐吐地说：“以后，有时间来信。或许，你好了时，还会支援我。”

“还会支援我”，这是倪大姑给我的临别赠言吗？谢谢你倪大姑，谢谢你对我的可贵的信任。这句话，几十年，到今天，一直罩在我满是伤痕的心头上，可惜，我没争气，没回报她对信任和期望。回故乡后，情况依然不好，仍是救灾时期，没吃的。记得那年秋天，父母两个人只分得三篓小地瓜两篓萝卜，这是一秋一冬的口粮。惨了！还得分吃我那点低定量。我钱

也挣不多，三元钱一斤地瓜干，总共可买 19 斤。老天爷，怎样支援倪大姑呀。我只写了两封信给倪大姑，因为得不到回信，我也无情绪再写了。

以后的日子，不断地斗争，不断地贫穷，不断地迷惘，不断地困窘。直到真正地歇过乏来，情况有些好转了，我写信给倪大姑表达支援的意思，请予联系。不料，信被退回来了，退条上写着：她已死多年了。

蒸小燕

沈宗宝因病从南方离休回到故乡，住在县城东山的干休所里。妻子在药材公司当会计，她是上海人，热情心细，对丈夫体贴入微，算是和睦家庭了。但是每年的清明节前后总要有几次家庭纠纷。这当中有个缘故。

在解放战争年代，20岁的沈宗宝参加了部队。刚结婚一年的媳妇小杏儿很进步，支持丈夫参军，她说不用挂心父母，由她侍奉；则出生的男孩金牛不用挂心，由她养活。参军那天正好是清明节，家家都在蒸白面小燕。发酵的面，做成燕子形。当时生活艰苦，小燕子是白面做表，黑面当心儿，一共蒸了九只燕子。一家五口人，每人一只，剩下四只包好，要给丈夫带走。丈夫拿出两只分给二老，一只给金牛，自己带走一只，说：“这只燕子，就是我，不久就会飞回的，将来是你的燕子。”沈宗宝上过初级小学，有一定的文化，说出这话来安慰妻子，挺艺术、也挺有情味。女人脸红一阵子，明白丈夫的意思。

经过短期训练，他很快随大军南下了。他官运不错，30多年时间，已升为师级干部了。在这些年里他的父母先后去世，儿子也长成大人了。在战争年代，他很少能回家看看，后来由于“革命需要”，他与小杏儿打了离婚，那时离婚很简单，大家